

早年,我住在半城半乡的叫做程埔头的地方。更早些,应该是如今很有名的吉底巷或者安民巷,都是福气满满的喜乐之地。搬到了南台,姐姐家还在城里的杨桥巷。我到姐姐家,要穿越大半个福州城。周末,步行,从长安山走到吉祥山,过了安泰桥,就到了城里。你想想,又是长安,又是吉祥,又是安泰,我的家乡有这么多的吉祥语!来到了杨桥巷,一齐展开的是富贵锦绣的光禄坊、文儒坊、衣锦坊、朱紫坊。

那一年在武夷山开了一个盛大的诗会。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我的挚友沈泽宜也抱病来聚——这位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就受尽折磨的诗人、学者,此时正是生死关头,为了诗歌,他还还是来了。此外,还有一位未曾到会的女性——她是会议主持者王珂教授的夫人,她也处于生命的危境之中。在会议最后的闭幕致辞中,为了向这两位朋友表示感激之情,我从内心深处向上苍祈求他们的平安,一口气向与会者列举了中国这块土地的祥和美好的地名。为他们,也为大家祝福!

大地名是福建,福建的首府是福州,都是福字当头。福州东北方向是福安,福安往北是福鼎——盛产白茶的地方。福州向南,紧挨着是福清……都是满满的福气。有了福,还不够,还要安:除了福安还有永安、南安、华安、惠安、诏安,以及盛产铁观音的安溪……有了安,还不够,还要宁:宁德、建宁、寿宁。还要泰:永泰、长泰、泰宁!

这就是我的家乡,地处东南海滨的福建省。我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这些地方也都有一些吉祥平安的地名,但像我的家乡这样,全省地县以上的地方中占比至少三分之一的地名都取名为福、安、泰、宁这些吉祥语,而且沿用

至今的,恐怕不多,也许竟是第一甚至是唯一! 我为自己的家乡自豪! 福建大部地区临海,海岸线自北而南不间断,而北边则是山清水秀的武夷山脉,通过分水关、仙霞岭,从那里连接着中原大地。多山临海的地界,耕地不多,也种一些水稻,但从来不是产粮大省。海滨土地贫瘠,只能种些番

有幸生在幸福之乡

谢冕

薯。所以福建人为了生存,多半远走南洋,甚至欧陆。在东南亚,福建人称南洋的地面,到处都留下了福建乡亲的足迹,他们在异国他乡与当地民众一起劳动和建设,他们和那里的民众心连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城市和乡村,也发展了那里的文明,陈嘉庚、胡文虎这些世界闻名的侨领,就是这样形成的。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创造了财富,再回来家乡,兴办各种事业,陈嘉庚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在南洋种植咖啡和橡胶,节衣省吃,赚来的钱回乡办学,集美学村、厦门大学、华侨大学都是他的杰作。

福建人的足迹踏遍全球,那年在旧金山唐人街,在那里吃了地道的福州鱼丸肉燕,那边还有演出闽剧的广告,在遥远的沙捞越,我吃到家乡的“光饼”和面线——那里有一家名店“新福州”,满街都是中文招牌和福州方言。在接近赤道的远方,我“遇见”跨海而来的福州的守护神大地公公“福德正神”,真是他乡遇旧知! 福建人在遥远的加里曼丹扎下了根!

濒海,夏季来台风是寻常事。台风来了,无遮拦地袭击着这片大地,窗户和大门紧闭,静待“客来”。台风来时,木屋为此摇晃,草木惊悸变色,而家人也都安之若素,居民们不慌不忙履险如夷地应付

着灾害。一俟台风过去,该种地的种地,该上街的上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我曾在大陆的尽头石城半岛待过,也到过裸露在大陆尖端的崇古古城,那些地方濒海,一年四季,日月晨昏,而被惊天的巨浪袭击中。此时此际,我的乡亲,也都是置身在不加防护地裸露在惊涛骇浪

之中,大抵也都是习以为常,安之若素。

年代久远,现在的人们已经不知情了。在省城福州如今最繁荣的八一七路中段,从中亭街,斗亭到南门兜,过去都是低矮的木板房,除了风灾,还有火灾。大火一烧,是木板房火光冲天,一毁而尽,可谓“火烧连营”。我的乡亲也都静对灾难,灾后重建,也还是木板房。可谓处变不惊。

我的父辈、祖辈,生生世世耕作着,劳苦着,也就奋斗着,在这片无遮拦的时空中,毁坏,破灭,重建! 风浪海啸过后,生活归于平静。于是再开始,甚至往往是从零开始。世世代代,永无绝期。幼时不知,年岁渐长觉得有些警惕,觉得福建这地方充满了祥和之气。那些地名,州府县治,各有历史,地名的由来和沿革,各有其由。然而,为何会是这样,这样的集中,这样的耀眼和明亮? 为什么总是福、泰、安、宁这四朵祥云? 哦,我的先祖,我的大地,你是如此地厚爱着,庇护着,祈福着我们受苦受难的大地和我們世世代代的乡亲!

行文至此,觉得意犹未尽,还想弥补未提及的。先说前面提及的永安,这是一座位于闽西北的普通县城。在上个世纪日本人侵入时,福建沿江沿海一带常受骚扰,为安全计,福建省政府一度迁移至此。这地名吉祥,永安于是成了福建战时省会所在地。人们不禁要问,为何是永安,为何不是别地? 永安,祈求的是永远的国泰民安! 这也是已经

逝去的岁月留给我们的记忆。

文章写到末了,还有未尽之意。那就是我列举的诸多象征吉祥的地名中,一个如今已经消失的地名,需要重新郑重地提出。那就是已被令人感到陌生的一个叫做“武夷山市”所取代的原先的崇安县!

崇安屹立在武夷山麓,是一座古城。建郡的历史可上溯到南唐的崇安场。唐宋年间县治繁盛,此地曾留下朱熹、陆游、辛弃疾等先贤的足迹。朱子在此开馆授业,陆游在近处为宦,极一时之盛。崇安成为人们入山览胜和求学问知的居留地。可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崇安在地图上消失了?

在此,我有个斗胆的建议,取消短见的现有地名(武夷山市),恢复古城崇安的地名,叫县,叫市,甚至也不妨叫郡,总之,只要崇安在即可。这样,我的吉祥的名单中又多了(恢复了)一个“安”! 岂不是令人欢喜的事!

绣眼鸟小巧玲珑,因其眼圈长着白色绒状的羽毛,在全身暗绿色羽毛的衬托下格外醒目,如同刺绣一样,因而得名绣眼。

在中华鸣鸟文化中,有著名的四大名鸟之说,绣眼跻身其间。在这四大名鸟中,与百灵、画眉和鹌鹑相比,绣眼体最小。它仪态秀丽,一副小家碧玉的范儿。独特的鸣腔叫口,是雄性绣眼的本色。小叙叫口时,音调千转百回,抑扬顿挫,层出不穷,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掷地有声,悦耳动听;放口大唱时,它昂首挺胸,张大嘴巴,从胸腔里迸发出连珠炮似的鸣声,就像勇士们嘹亮的冲锋号。带有金属



海之梦 (色粉画) 朱大白

怨每天都吃饭。

当有人说,你这篇比那篇好,我并不认同。都是自己的娃,一样好,“怀胎”时都做了功课,很上心。我会对得起自己的署名,约稿人的信任。写作和生意一样,若缺少两,以次充好,别人不说也有察觉,终究砸了招牌。至于他人评价的差异,如同对异性审美,总有偏好——喜欢气质短发还是黑长直? 可甜可盐,还是纯欲风? 每种类型内都有佳人妙品,如流行和美声不可横向比较。

顾客拿脚投票,报刊不断约稿,给了我坚持的勇气。没有单位,如同不在三界五行中。我想写写论文,但仪式程序上不符,便没了资格。也想结集出本书,很快被浇凉水。评论集想出版基本靠基金项目赞助,因为没销量。除非把评论改造成充满俏皮话,关注作家逸事的私货,这也非我所愿。当看到废品站里的书,我就释然了。

十日谈

书与人 责编:郭影

郊游归来发现帆布鞋的鞋底上粘了一块春泥,春泥上还粘了一小片河边的青荇,油油的带着水底的绿意。真的应了踏青这个词,不得不赞叹古人造词的精妙,既带着清新的诗意,又形神兼备。恐怕还不只有青荇,想必衣袖上还沾染上了花香,想起于良史的那首《春山夜月》,“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好一个春色迷离。芳春之际,出城游玩历来是民间的一项重要活动,诗人的笔下也多有描述,比如韦庄的“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就把春日游历的情形生动地描绘了出来。还有朱熹的“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最早的春游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诗经·郑风·溱洧》里有记载: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蕢兮……早春时节青年男女手持兰草在河边游玩,见到心仪的人赠之以芍药,这就是



中国传统的上巳节,上巳节也成为古早的情人节。

长大了之后每年春天我都要到不同的地方去感受春天。

有一年我去到安徽的宏村,那里的人家,房前屋后都是油菜花田,黑色的马头墙,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映上金灿灿的油菜花,再配上碧蓝的晴空,色彩之秾丽明艳,随便一幕就是一幅精美的油画,有美院的学生在柳树下写生。晚上入住宏村的一处

民宿,典型的徽派建筑,四合院,庭院内挂着红灯笼。客房在二楼,一推开窗即可见黛色的屋瓦像鱼鳞一样排列整齐的屋脊,屋脊的瓦缝间摇曳着青青的野草,远处是黛色的起伏的山峦。那一夜,月光极好,闻着油菜花的清香入梦,很久没有这样的体验了。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有一首歌谣《春天不是读书天》,勉励人们春天要走出家门。春天来了,不妨踏青赏花春日游,不要辜负了大好春光。

减字木兰花·谷雨

松庐

春逢谷雨,劝稼桑鸠初拂羽。嫩发仙芽,佳客同烹云雾茶。青萍吹散,游咏须乘春未晚。东陌春繁,千万人争看牡丹。

点,使它从容地进入普通百姓家。一些贩夫走卒等市井人家的陋室或低矮的院落内,挂一笼绣眼,在锅碗瓢盆的撞击声中夹着绣眼动听的鸣叫,给贫困潦倒的生活带来丝丝心动的快乐,仿佛从中看到未来生活的希望。

时光荏苒。笼养绣眼仍然受到人们的青睐。同很多城市一样,上海的一些公园、绿地不时见到一些笼养绣眼爱好者在遛鸟。年长者宠养它,或许是从中健体强身,享受生活的快乐。年轻者爱恋它,或许是出于领略绣眼的风采,同时释放工作与生活中的压力。这,大概就是绣眼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

苏河水清又清

陈德良

每天,我伫立在17楼阳台窗前,眺望着清澈、平静的苏州河水感叹,苏州河及其两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黑臭的城中河变成了亮丽的景观河。而这一切的变化,我亲眼目睹,因为我30多年来一直住在苏州河畔。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工作的单位分配给我一套住房,离苏州河不足300米,中间是一片低矮破旧的棚户房。看房时,就闻到了从苏州河飘过来的阵阵臭味。之后,一住就是十多年,窗子常常关闭,尤其是晚上,河面上不断来往的运货船发出“哒哒哒”马达声,让人难以入睡。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准备购置大一点的新房,新房子的每一间都能看到苏州河。回家后,与家人商议,遭到反对,因为此房离苏州河不到30米,臭味更浓,但我坚持着,坚信苏州河水终有一天会变清,两岸环境一定会改变。

我曾在法国巴黎的塞纳河上乘船观光,清清的河水,两岸旖旎的风光,尤其是埃菲尔铁塔,西岱岛上的巴黎圣母院等优秀历史建筑,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又漫步在德国科隆莱茵河畔,美丽的景色令我陶醉。还从报上看到过英国治理泰晤士河的报道,一条比我们的苏州河还要黑臭的河,经过几十年的治理,最终变成了一条令世界赞美的河流。我梦想着,哪一天,我们的苏州河也能像他们的城中河一样,河水清清,游客乘船观景。

1998年,“上海合流污水治理第一期工程”启动,经过多年治理,河水终于变清。其间,我看到挖泥船上的工人们日夜奋战,将河底的污泥挖起运走。又看到粪码头、垃圾码头拆除了,建起了飞鸟型亲水平台。河畔优秀历史建筑四行仓库、天后宫、上海总商会等重新作了修整,焕发了新的生机,苏州河的面貌得到了彻底改变。如今,我站在新闻桥上向东远望,清澈的河水将远在浦东陆家嘴的上海中心大厦的倒影清晰地映在河的中央。两岸的绿树、楼宇、桥梁的倒影也在河中,岸上建筑、水中倒影连成一体,有人描绘,苏州河构成了当今的清明上河图。苏州河治理的成果,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体现人民城市为人民。



小时候我不喜欢写作文和日记。如今,写了挺长时间评论,它成了我的工作,不可思议。这是读研时埋下的雷,边写论文,边写评论。一投稿就刊用,没曾碰过壁,让我有了错觉——这么干能吃饭。我也不知如何路越走越窄,如今别的话计干不了,只剩写作这条路。原本专栏随笔、文艺评论什么都能写,结果书评写多了,就被窄化成“书评人”。就像演员变成类型演员、特型演员,我其实不喜欢这个标签。

我庆幸,“收获”了很多作家、编辑的认可。我深知其中的“客气”鼓励,也能感知肺腑与真诚。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他们在帮我“自我成全”。尤其是得到我欣赏的前辈的欣赏。这话真拗口,类似于我喜欢的人,她也爱我,感觉齁甜。写评论也像告白吗? 还真有这功能。如今我三十多岁,过了在乎评价的年纪,套用《神曲》开篇所言,到了“人生的中年”。不时会有读者留言反馈,观点不断被期刊论文引用,我该死的虚荣,就又沉沙泛起。

有位教授曾问我:没有灵感写不出,心生厌倦不想写,怎么办? 若是拿工资,这根

本不是问题,歇会儿“等风来”就行。换作以

文为生,就会喝西风,自由的代价恰是不自由。张恨水是榜样,艰难时刻,我会想他。把爱好当工作是运气,也是不幸。它侵蚀欲望热情,将无目的之审美,变成有目的之功利。原来读书消闲,现在却有了评论的义务。我又重回“学生时代”,仿佛埋首于大作文、小作文、阅读理解和材料分析之间。区别是现在我乐意。强迫性阅读会逼迫自我

写“用户体验”

俞耕耘

更新,戒除惰性。

我从不高估“自律”二字,至少我需要他律,喜欢被催促督导。这让我感到被别人“强制关切”。写评论的难处,用茨威格的书名形容即“心灵的焦灼”。稿子拖延,略等死缓,写完终获处决。快感只存于交稿瞬间,发表时刻,像吃油炸食品与甜点般治愈。很快新的苦闷周期又开始,我们都是西西弗斯。我没有理由抱怨,因为我也未曾抱